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二十四回 惡妖魔暗布牢籠 美英雄明遭圈套

既具文韜武略，何堪誤入牢籠？ 脫逃火坑本英雄，雞鷲從中一鳳。

卻說文龍剛進臥房，為何覺得天旋地轉，心中吃驚？原來有個緣故在內。先時文龍到聞家去的時候，楚材因嫌寂寞，便靠在牀上養神。不期才及傍晚光景，忽見有一股青煙從窗櫺中冒進，似有一陣清香，異常甜淨。只當是鄰家焚點什麼好香，便忘其所以地連連聞吃。起初覺得滿身甚是爽快，後來漸漸地覺得有些酒醉形狀，便不知不覺地昏昏睡去。心中雖是明白，無奈煙來得甚是濃厚，雖欲不聞，猶有些不能自主，只得聽其自然。故此文龍跨進房的時候，那煙還未散盡，又見楚材有似酒醉一般，心知有異，便想著昨晚的事情，忙就自己寶劍悄悄地取在手中，再尋了兩個布卷子，把自己鼻門塞住，悄悄地向天井中走去。望上一看，只見果有一個美貌女子，一手執著一根竹槍，一手執著一支方門，那些青煙均從那方門之中縷縷冒出，而且颼颼有聲。文龍一見不覺大怒，大喝道：「何物妖魔，擅敢在此作耗？不要走，吃俺一劍！」說著剛欲躍身上去，早見天井中堆著無數鹽包在那裡，便順手取了一包，望上擲去。這卻是奇，那妖見了鹽包，似乎有些懼怕，即聽得「哎喲」一聲，只見妖怪已化成一道黑煙，望空飛去。及至文龍上得屋脊，早已不知去向的了。又細細地四面一望，竟無蹤影。方才飄身下來，走進房中，看楚材時，已是甦醒。

那張武、沈方一個攜著一把茶壺，一個捧著茶杯，笑嘻嘻地進來。一見文龍，便各上前叫了一聲。文龍道：「你們兩個為何不在這裡伺候，莫非到外邊去玩耍麼？」張武、沈方齊道：「小的們本是在此伏侍，因沈相公口喝得狠，想吃濃濃的好茶。故此命小的們出去煎茶。此刻剛才煎好，特地送將進來。」文龍卻並不理他，只問楚材為甚這般光景。楚材道：「便是俺也不知，方才正在養神的時候，忽覺得一陣清香，直撲腦門。雖是異常好聞，惟口中甚是燥渴，因命他們去煎些濃茶解渴。後來自己便昏昏沉沉地睡去，卻不知賢弟何時回來？」文龍歎息道：「大哥你還不知麼？你可曉得昨晚果然鬧出禍來了？」楚材一聽這句說話，即忙立起身來驚問道：「怎說俺鬧出禍來，難道賢弟也看見了什麼怪異，知道什麼響麼？」文龍便將從聞家回來見滿室煙霧迷漫，聲喚又不見應，知道不妥，自己至天井中望屋上看視，見一個美貌女子立在屋上施放毒煙，順手將鹽包擲走的話，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楚材一遍。楚材方始如夢初醒，不覺咬牙切齒道：「原來這個惡怪果然到來與俺作對。若不是賢弟回來逐去，只怕愚兄此時還不肯甦醒哩。方才只因所聞的香味，覺比昔日不同，而且沁人心脾，是以愚兄沒有防備，以致中那惡怪的圈套。今晚權且饒過於她，待等明日愚兄定要前去，把她剿除，望賢弟助俺一臂之力。」文龍勸道：「大哥此時身子虛弱，尚須格外保重。豈能輕往虎穴？萬事還須三思，切不可性子急暴，輕敵妖魔。依小弟想來，還是把身子養好，照常健旺了，然後再去不遲。」楚材道：「俺生平從沒受過人的欺侮，如今反被這妖怪暗算，那裡氣得她過？若照愚兄的心意，恨不得立刻就去把這惡怪的巢穴踏平了，肯與她乾體。哪裡再等得及擔擱時日呢？」文龍見他明日執意要去，又且素知道他的性情最是固執，不好再為攔阻，只得應道：「既然大哥明日決意要去，小弟當得奉陪同往。但是今日大哥未曾吃過什麼東西，須得將飲食略略吃些，明日方有精神。不然大哥才中過煙毒的人，焉能前往用力呢？」楚材見說，只得命童兒去叫店小二將夜膳取來，略為用了些微，就不吃了。惟覺得吃過夜膳之後，身子依然強健，便向文龍略略問了一聲，問到聞家去的事情，文龍也將大意約略告訴了一遍，兩人方各就寢。

及至一覺醒來，已是日上三竿。便忙忙地盥洗了，將就吃些食物，然後各將寶劍係於身上，吩咐兩個童兒看守寓處，不必跟隨同往。兩個囑咐已畢，便匆匆出門而去。因恐路上不便，故馬也不騎，惟照昨日打聽的方向一路行去。到了轉彎曲折的所在，方問烏鴉山的路徑，不期走了一路，那路上的行人竟漸漸的稀少了。欲要問信而無人可問。楚材深悔自己魯莽，方才沒有想著叫飯店中尋一個土人領去。此刻實在無法，又不肯回去，只得一直緩緩地望西而走。約又走了四五里之遙，文龍倒也不甚吃力，惟楚材是受過煙毒新愈的人，此刻倒覺得勝軟酸軟，舉步異常費力。想要尋一處歇息的所在，略坐片刻，一時間卻亦沒有。正在勉強支持之際，忽見那邊另有一條小路，路盡頭去似有一家人家在彼。楚材遂與文龍一齊向那條小路走去。起初還當它路途寬闊，不甚難行，後來愈走愈進，漸覺得路迳窄狹，地下又是七高八低，倒累得滿身是汗。想要回身出去，又因無處歇息，況已走了進來，只得互相扶掖而行。

又走了一回，方見那個人家相離不遠。再一直望去，又見有一座小小牌坊擋住去路，像是無路可通的模樣。因把那牌坊細看，卻像有幾個大字寫在上面。楚材不覺喜道：「牌坊上既有字跡，這條路諒有緣故。賢弟你的目力甚好，不比愚兄近視，可細細地看來，便知端的。」文龍遂舉目向前一看，卻見那牌坊上中間有一個匾額，是四個大字，下面兩旁鑄著一副楷書對聯。文龍因先把那副對子念將出來道：

雲霧叢中一失足成千古恨 煙霞窟裡再回頭已百年身

文龍把那對子念完，楚材已覺驚心動魄，後來又聽得文龍把那中間的匾額念著道：清夜鐘聲楚材不聽猶可，一聽了時，覺更異常吃驚。想著這付對子以及上邊的匾額，究不知何等人所做，明明是為俺喚醒癡夢，勸俺不可到烏鴉山去的意思。但是俺既到這裡，豈可半途而返？務須一往根究，方不負俺自命不凡的性情。不然難道任她在這裡猖獗不成？況俺們既是有興而來，豈有敗興而回的道理？正有轉念之間，忽見路旁茅屋之中走出一個人來，立在門口大喝道：「俺家新到外洋的妙藥，能長氣力，能健筋骨，氣不通的能夠通氣，神不旺的能夠旺神。而且解悶開鬱，消痰理氣，裡邊的妙處卻是一言難盡。是專賣主顧的，其名叫做延壽膏。倘然不信，一試便知。二位相公請進來罷，不要在那裡呆了，那些混帳的對聯卻不好作數的。」楚材一聽這幾句說話，口才甚好，也不去細辨那牌坊上的言語，便邀著文龍一同走進茅屋。只見有些鳩形鵠面衣衫襤褸的人，都是橫睡榻上，把一個竹筒對著如豆的一點火光在那裡呼吸。楚材卻不懂是何緣故，惟與文龍揀一個乾淨臥榻暫且坐下歇息。舉眼望四下一看，卻見中間居然也有一幅對聯貼著，上面寫的是：

吐霧吞雲之地，俾畫作夜之鄉。

楚材雖是看在眼裡，卻未曾留意中心的字義究竟指的是什麼事。尚不多一回工夫，只見一個人一手拿著一根竹管子，一手拿著一隻小小匣兒並一個鐵釵子，擺在一個盤中，將本在盤上的一個玻璃小燈，把火點上了說道：「相公們請吸兩口，便知其奧妙。若然不夠，只須喝一聲，我自添來。」說畢便走了開去。文龍見裡面榻上的那一班人都是面目黃瘦，半人半鬼的樣兒，心中覺得有些不悅，欲要出去，因見楚材氣喘噓噓滿頭是汗，若然出去怎能行走？只得耐著性兒也橫在榻上略為歇息，看著楚材怎樣。只見楚材此時，已將鐵釵子取在手中，也學著人家，把那釵子向匣內挑了些黑攸攸的延壽膏，在玻璃燈的上口一燒，卻也希奇，那東西一見了火望燈中直滴下了，要想收住已是及不及。只得又向匣內挑些，仍去燈的上口燒煮。不期一轉眼間那延壽膏依然滴下，在玻璃罩上竟被黏了好些。楚材焦躁道：「這種延壽膏也會欺人，怎麼一遇著火就滴了下去呢？俺只不信，再試他一試。」因此復又多挑了些湊在燈上燒煮，這回更不如前了，剛火到，早聽得咄的一聲，這個燈兒已自息滅。文龍不知何故，欲要向人細問，只見方才在門外招攬主顧的人，在外走將進來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原來兩位相公吃這延壽膏不是內行，竟是像初次嘗試的一般。萬萬不可性急，且待小人將火取來代為燒煮。方見得此中自有無窮妙處。」說畢便去將火取至，又取一個小鐵鉗將那燈頭上方才滴下的東西收拾乾淨，然後把火點上，他就在榻前把那鐵釵子取起，向匣中蘸了少許，也在燈上一燒，只見那些延壽膏經著他手之後，非但是伏伏貼貼地任他燒煮，而且掛有一寸多長，亦不滴下。

楚材見了甚為希奇，正欲向之細問，早見他把那鐵釵一轉向上，霎時間又變了一個龍眼似的大泡，在左手第二個指頭上一滾，復向匣中挑些在燈上又燒又滾，如此幾次，竟把那個什麼延壽膏烘乾滾成蓮子大的一顆，拿著那根竹管子就著燈頭，將那蓮子般的東西安在竹管子中間灣出來的一個小門之上，又用手指捏緊了，然後把那鐵釵子戳了一個眼，自己先在那竹管子的頭上吹了一吹，

又將手在口上抹過，方將那根竹管子送與楚材手內，那人又把手來捧住了竹管子的下半截。楚材因見人家吸這東西都是把來卸在口中的，因此也將那竹管子用勁咬住。那人就把那根竹管湊在燈上，叫楚材嗅。楚材便使勁地嗅了一口，再要嗅第二口，那裏曉得已經塞空不通，再也嗅不動。他只得放手，那人復又將竹管子就著燈頭重新燒煮了一回，仍舊把來捏圓了，又將鐵釵子戳一下，遞與楚材再嗅。如此數起，半嗅半燒，才將蓮子大的延壽膏嗅盡。文龍看了笑道：「什麼叫作延壽膏，若照這樣的費力，就是仙露瓊漿小弟也不願去吃它。大哥嗅著可有甚鮮味麼？」楚材笑道：「這個東西還說得起什麼鮮味哩？起初第一口倒覺得有些清香，不期後來漸漸地口都嗅苦了，而且異常口渴，若果真可以延壽，想來斷不至於如此難吃。」說畢便向那人問價目若干。那人道：「這種匣子卻是大匣每匣要賣五錢銀子，斷不相欺。相公若要添時，待我再去取一匣來如何？」楚材忙道：「這些也吸不完，怎說再要添來呢？若論價目，卻也不貴，不過無甚好吃。」說畢便向身邊去取出一塊銀子來，約有一兩餘重，交與那人道：「除了會帳之外，餘多的賞與你們作為酒錢。這些剩的延壽膏也賞了你們。俺們不過借此歇息，暫為坐坐，卻不是專誠來吃這東西的。」那人見楚材出手甚闊，將會帳剩下的銀子賞他，倒反有五六錢重的分量，而且還把滿匣的膏滋賞他，卻從來沒有遇著這樣的人，不覺喜出望外。連連地謝了幾聲，又道：「左右空閒，相公們莫說暫坐片刻，就是過了去也不妨事的，盡管請坐，若嫌寂寞，待小的講些新聞話出來解悶如何？」楚材道：「新聞卻可不必，只是你們這種延壽膏，究竟出於何時，卻從何處地方販來的？為何這般尊貴，你們竟當它不可不吃的東西，又是何故？橫豎大家左右無事，請將這些緣故略述一遍，也使俺們知道知道。」那人道：「若將這件事情講起來，相公們聽了真要眉飛色舞的。但是既蒙將這延壽膏賞賜小的，且小的一面吸食，一面細講如何？」楚材道：「這卻是極可使得，你盡管去吸就是了。」

那人遂將匣子取過，另在一隻榻上去燒煮，然後開言道：「相公們果不曉得這個根源麼？」楚材、文龍各道：「果然沒有知道，若是明白了，還要來問你做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相公們既未知得，讓我來細細一講。不是我自己誇口，現在地方上吃這延壽膏的人甚多，只怕他的根源均都不曾曉得。相公幸是問著了我，若是問了別人，只怕他倒要來問你哩。」楚材暗想：這個人甚是可惡，一句話都未有講出來，就有這許多鋪排，想講出來也不過是這些胡言亂語，如今也不必去管他，且待他講將出來，信與不信在俺。自己正在癡想之間，只見那人說道：

原來這延壽膏的根柢卻是須彌山下有兩個大國，一個叫做紅國，一個叫做黑國。那黑國的人民最是強悍，好習武藝，這個國家又是富饒，所以兵精糧足，不論何國都有些懼怕於他。因此他更加虎視諸鄰。一日那，這個黑國的國王忽然擺駕到邊關外去遊玩，也是合當有事，不知怎麼那紅國的公主這日也到那裡去進香，恰巧與黑國的國王遇個正著，被黑王見面了，頓時滿身酥軟，說自己黑國之中從沒見過這樣標緻的女子，得能與她睡在一處，豈不勝似升仙？因此遊玩也沒心思了，立刻回轉設朝與眾朝臣商議，定要將那公主娶作妃子，方稱心願。有些正直的臣子說，她也是一國的公主，怎肯到這裡來作妃子？是故均默默無言。哪裡曉得凡是國家有了正直的臣子，就有奸佞的臣子，凡奸佞的無非小人之輩，豈能懂得什麼道理？只知博國王的歡心。一則好於中取利了，二則借些事情哄騙，倒好升做大官。所以此時就有一個極不堪的朝臣叫作奚大中，本在暗地嫌自己官卑職小，想要尋個機會討好國王，以便升做大官。所以今日聽了國王之言，正合其意，他猶恐別個臣子來奪他的功勞，故此當場也不奏上，只等到國王退朝之後，他方悄悄取了些銀錢與了把門太監，叫他轉奏說奚大忠有機密事求見。

島主正在心裡煩悶，聽說奚大忠有機密事要見，只得把他宣進。他見了黑王便跪下道：「恭喜千歲，賀喜千歲！」黑王道：「說話不明猶如昏鏡。怎麼事情也沒有奏明，就是賀喜，只不知喜從何來？」奚大忠道：「臣聞大王欲取紅國公主為妃，諸朝臣不能仰體上意，以致千歲不悅。微臣因想食君之祿，自當忠君之事，是以進宮請旨，微臣情願前往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定然把那宮主娶來，與千歲歡樂。故此進宮叩賀，不知千歲意下如何？」黑王聽了大喜道：「寡人亦素知賢卿之才，得卿前去，定能成就，只是寡人所見公主，不過面貌美麗而已，其一切身段卻因坐在輿中，未曾看得清楚，不知究竟怎樣，賢卿可知其詳細否？」奚大忠道：「此女臣已知之有素，況彼國之中除了這個公主的美貌，並沒有第二個及得她來的人。所以紅國中的人民，曾有幾句口號贊她的好處道：

眉裁翠羽，肌勝羊脂，輕如飛燕受微風，聲似嬌鶯鳴嫩柳。眸凝秋水，常含著兩意雲情；頰襯桃花，半露出風姿月態。說什麼羞花閉月，果然是落雁沉魚。欲進還停，越顯得金蓮款款；帶羞含笑，幾回裡翠袖飄飄。藍田暖玉更生香，閨苑名花能解語。

黑王聽了這幾句口號，更覺心癢難搔，連聲贊好。奚大忠見已入港，即忙復奏道：「千歲為一國之主，又係各國所畏懼，若要紅國的公主也非難事，何必躊躇呢？想他國得與我國成親，亦是求之不得的事，定然樂從，倘然不肯，只消千歲降下旨意，發兵前去征剿。不說他一個公主，便是將他地方奪來，亦非難事。」黑王喜道：「賢卿的計較果然甚好，明日即煩賢卿一行，得能說得他心肯最妙，如其不然，就與他大動干戈，也不妨事。只要賢卿到他國都，見了紅王之時，隨機應變，諒無不成之理。功成之後，定當不次升用，以酬卿勞。」奚大忠見國主歡喜，果要命他前去，又許他功成後不次升用，不覺暗暗喜悅，連忙跪下謝恩。黑王就親寫一封求親的書信，把國寶用上了，交付與他，叫他明日就此動身，不必再來相辭。

因此奚大忠便趁此機會辭了黑王，得意揚揚地回衙而去。這件事真是秘密，外間眾朝臣一個也沒有知道。到了次日，奚大忠便帶了幾個家丁悄悄地出門而去。一路上饑餐渴飲，馬不停蹄。好得兩國相離本不甚遠，不到一日便到了紅國的疆界。守邊的官員問明來意，知道黑國厲害，不敢把他阻擋，一連幾處都是如此。所以他料知紅國一定懼怕於他，愈覺趾高氣揚，肆無忌憚。那一日到了紅國的國都，打聽得國王尚未退朝，他就叫家丁等在外等候，自己捧了那封求親的書信走到午門，托黃門官代為奏明，說是黑國欽差奚大忠到來，有機密要事相商。黃門官進去奏明，紅王不知何意，況是久懼他國的威力，只得降旨把奚大忠宣進殿上，賜他坐下，然後問道：「大夫下降敝邦不知為著何事？願大夫明以教之。」奚大忠躬身道：「無事呢也不敢輕造貴邦，只因寡君有事相懇，特命微臣下書奉達，伏願大王俯允，則將來兩國邦交有如秦晉，自然更加輯睦了。」說畢便向懷中取出國書，雙手捧上。

紅王接了一看，見信封上果有黑國國寶印在上面，只得親自折開。只見上面寫道：

黑國國主黑龍謹奉書於紅國大王千歲座下：久疏聘問，抱愧殊深，想大王如天之度，諒不以此開罪也。近悉令愛公主異常美貌，兩國罕有其匹，而且德性幽閒，才華絕世，洵為閨閣中之傑出。佐理朝綱，定有可觀。為此不揣冒昧，意欲求為側妃。若蒙大王金允，當以明珠百顆、白璧百雙、錦緞千端為聘，且兩國既聯姻好，非獨小國之幸，抑亦上國之福。如其不然，請即簡閱師徒，寡人願與大王會獵於邊關，再為面懇。是否即希諭覆，俾免懸念。肅此奉布，專候佳音！

年 月 日 黑國國主黑龍載拜

紅國國王將他來書反來覆去地看了幾遍，見他詞意傲慢，居然以大國自命，實有藐視之心，不覺勃然大怒，想要把他來使發作幾句，然後再寫回書覆與黑國，重重地責備他一番，與他評個道理……

那人說到這裡忽然停住，將那捲成的延壽膏呼吸起來。楚材同文龍聽他所說的話不知是真，只因講得似乎入情入理，所以不去把他班駁。那裡曉得他竟把延壽膏吸將起來，只得耐著性兒，暫且等他。要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